

大学素质教育通识课系列教材

欧洲文明 十五讲

陈乐民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3

4

大学素质教育通识课系列教材

欧洲文明 十五讲

陈乐民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洲文明十五讲/陈乐民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1
(大学素质教育通识课系列教材)

ISBN 7-301-06607-4

I. 欧… II. 陈… III. 文化史-欧洲-高等学校-教材 IV.
K50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6063 号

书 名: 欧洲文明十五讲

著作责任者: 陈乐民 著

责任编辑: 刘方

标准书号: ISBN 7-301-06607-4/G·0898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5

排 版 者: 北京军峰公司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mm × 1240mm A5 8.875 印张 220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6.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学素质教育通识课系列教材》 总序

本系列教材编审委员会

《大学素质教育通识课系列教材》是由北京大学发起,全国16所重点大学和一些科研单位协作编写的一套大型教材。全套计划出版100种,涵盖文、史、哲、艺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主要学科领域,第一批42种在2003年内出版。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院士出任这套教材的编审委员会主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温儒敏教授任执行主编,来自全国的五十多位各学科领域的权威学者主持各专题教材的撰写。目前为止,这是国内通识类大学教材中学科覆盖面最广、规模最大、编撰者阵容最强的一套教材。

本系列教材有明确的定位,那就是适应新世纪的大学生所要求的“通识”。这是为配合高校推进素质教育和学分制改革而设计的,是大学本科的教科书;同时又是高品位的学科普及读物,能够满足社会上各类读者获取知识与提高素养的需求。

素质教育正成为当今大学教育的趋势。为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拓展与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造就更多有创新潜能的复合型人才,目前全国许多大学都在调整课程,推行学分制改革,改变本科教学以往比较单纯的专业培养模式。多数大学的本科教学计划中,都已经规定和设计了“通识课”(有的学校称之为“全校性通选课”或“公选课”)的内容与学分比例,要求学生在完成本专业课程之外,选修一定比例的外专业的课程,包括供全校选修的“通识课”。如清华、北大规定所有的理工科学生必须选修

一定学分的外专业课程和属于通识修养范围的公共课程,其中又规定,人文艺术类课程和社会科学类课程必须占有相当的比例;同样,文科的学生也必须选修一定学分比例的理科课程。在北京大学,每学年开设的面向全校的“通识课”就有七八十门,几乎涉及文理科所有主要的领域。但是,从调查的情况看,许多学校虽然在努力建设通识课,也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主要是缺少统一的规划,到底应该有哪些基本的通识课,缺少通盘的考虑;课程不正规,没有相对的稳定性,往往因人设课,或者以一般性的讲座代替上课;课量不足,学生缺少选择的空间;更普遍的问题是,很少有真正适合通识教育的教材,有的只好用专业教材替代,影响了教学的效果。一般说来,综合性大学这方面的情况稍好,其他普通的大学,特别是理、工、医、农类学校因为相对缺少这方面的教学资源,加上没有可供选择的教材,开设通识课的困难就更大。

这些年来,各地也陆续出版过一些面向素质教育的教材,但无论质量还是数量,都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到底应当如何建设好通识课,使之真正能纳入正常的教学系统,并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是许多学校的师生普遍关心的问题。从2000年开始,由北大中文系主任温儒敏教授发起,联合了本校和一些兄弟院校的老师,经过广泛的调查,并征求许多院校“通识课”主讲教师的意见,提出要策划一套“大学素质教育通识课系列教材”。这项建议得到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院士的支持,并由他牵头,组成了一个在学术界和教育界都非常有影响力的教材编审委员会,实际上也就是有效地联合了全国许多重点大学,协力同心来做成这套大型的系列教材。北京大学出版社历来以出版高质量的大学教科书闻名,由北大出版社承担这样一套多学科的大型系列教材的出版任务,也顺理成章。编写出版这套教材的目标是明确的,那就是:

充分整合和利用全国各相关学科的教学资源,通过系列教材的编写、出版和推广,将素质教育的理念贯彻到通识课知识体

系和教学方式中,使这一类课程的学科搭配结构更合理,更正规,更具有系统性和开放性,从而也更方便全国各大学设计和安排这一类课程。

2001年底,这套通识课系列教材的第一批课题确定,共42种。选题的确定,主要是考虑大学生素质教育和知识结构的需要,也参考了一些重点大学的相关课程安排。课题的酝酿和作者的聘请反复征求过各学科专家以及教育部各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的意见,并直接得到许多大学和科研机构的支持。第一批选题的作者当中,有一部分就是由各大学推荐的,他们已经在所属学校成功地开设过相关的通识课程。令人感动的是,虽然受聘的作者大都是各学科领域的顶尖学者,不少还是学科带头人,科研与教学工作本来就很忙,但多数作者还是非常乐于接受聘请,宁可先放下其他工作,也要挤时间保证这套书的完成。学者们如此关心和积极参与素质教育之大业,应当对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这套系列教材的内容和形式都充分考虑到通识课教学的特点。我们注意到通识课既然是一种课程,就不能等同于一般的讲座,要有一定的知识系统,有相对独立的学科范围和专业性,但又不能讲成专业课,也不能只是将专业课压缩或简化。重要的是能适合本专业之外的一般大学生,深入浅出地传授相关学科的知识,扩展学术的胸襟和眼光,进而增益学生的人格素养。编写这类教材要能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把学问真正做活了,其难度不下于写专著。因此对这套教材作者的要求很高。所幸我们所邀请的大都是那些真正有学术建树,有良好的教学经验,又能将学问深入浅出地传达的重量级学者,是“大家”讲“通识”,质量是有保证的。本系列教材策划的意图就是要精选名校名牌课程,实现各大学教学资源共享,让更多的学子能够通过这套教材,亲炙名家名师课堂。希望能从各大学继续物色那些受学生欢迎、已经比较成型的通识课教材(或讲稿),加盟本教材系列。

下面,再就本教材的特色与使用,做几点说明:

这套系列教材的每一本都是根据通识课的课时和授课对象的特点,设计为15讲,正好讲一个学期,大约也就是15次,每周一次2课时。

本系列教材主要是供全校性选修课使用的,拟想读者就是一般大学本科的学生,充分考虑到“通识”的特点,不是简单的专业课的缩写版,但又区别于坊间一般的流行科普读物。

本系列教材符合教学的基本要求,讲求知识的相对稳定性,有一定的系统,重点突出,内容和章节明晰,深入浅出,又能适当接触学科前沿,引发不同专业学生的跨学科思考和学习的兴趣。

本系列教材大都有意采用“学术讲座”的风格,适当保留讲课的口气和生动的文风,有“讲”的现场感,比较亲切、有趣,有可读性,更适合通识教学,同时也更能吸引社会上的一般读者。

为便于教学,教材的每一讲要求设计有思考题、知识点和适合非本专业扩展阅读的基本参考书目。

建议各大学开设通识课时,指定学生选用和阅读本系列教材中相关的教材,教员上课可以参照采用本教材的框架和基本内容,再加补充发挥;或者预先指定学生阅读本教材与相关的材料,上课时组织学生专题讨论;也可以把本教材作为参考教材。

本系列教材的出版也许只是提供探讨通识课教学的一个平台。若条件容许,本教材编审委员会和北大出版社可以围绕教材使用和教学方法的研讨,组织相应的教学培训研讨班。

本系列教材每一本的书名一律冠以“十五讲”,有意形成一种系列出版物鲜明的特色,一种图书品牌。

当然,我们更希望这套教材的出版能有效地促进全国各大学的素质教育和通识课的建设,从而联合更多的学界同仁,一起来努力营造一项宏大的文化教育工程。

《大学素质教育通识课系列教材》 编审委员会

编审委员会主任

许智宏(北京大学校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 生物学家)

委员

许智宏(北京大学校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 生物学家)

刘中树(吉林大学校长 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
主任 教授 文学理论家)

张岂之(清华大学教授 历史学家 原西北大学校长)

董 健(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 教授 戏剧学家 原南京
大学副校长)

李文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历史学家 教育部历史学科
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 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章培恒(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 教授 文学史家)

叶 朗(北京大学艺术系主任 教授 美学家 教育部哲
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

徐葆耕(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 教授 作家)

赵敦华(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 教授 哲学家)

温儒敏(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 教授 文学史家 中国现
代文学学会副会长 原北京大学出版社总编辑)

执行主编

温儒敏

前 言

2002年9月28日至12月21日,我应约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三年级本科生开了一门《欧洲文明史论》的课。北京大学出版社希望把我的“讲稿”辑印成书。这就是这本书的来由。

现在关于欧洲文明的书籍已不少见,我本人在近二十年内就写了《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欧洲文明扩张史》以及最近出版的《欧洲文明的进程》。据悉,不少学生在学习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史时曾看过。既然都读过世界通史一类的课程,我这门课的重点便不在于讲知识性的东西,对许多问题以及涉及的历史大事都不必从ABC讲起。而且这个学期只有三个月,一个短学期的课程,我必须有所取舍和剪裁。而既是“史论”,便主要是讲我的理解和体会;试图通过讲我的理解和体会来帮助学生加深对欧洲文明的了解,消化他们学到的东西,开拓思路,活跃思维,并且引导他们进一步读书。

我没有写出讲稿,只依习惯凭几条简要的提纲就上讲台了。因此“即兴发挥”较多,也就完全“口语化”了。我是一个随时有些想法的人,每节课都有相当多的没有写进书里的新体会。口讲比手写总要比比较透彻些,活泼些。几乎每堂课我都特意留出相当的时间给学生提问题,与学生的问答附在每课的讲稿后面。学生们的提问,对我也有启发;有些问题是我没有想到的,此之所谓“教学相长”。这些学生大多二十岁出头,听讲很专注,提问很踊跃,他们有很强的求知欲,很可爱。通过他们,也使我领会到一些北大的求知风气和学生的气质。我是上个世纪50年代初的北大毕业生,看到年龄相差半个多世纪的“小同学”朝气蓬勃

勃,心里感到很欣慰。

现在辑印成书的就是学生们分工根据讲课录音笔录下来的记录稿。为了尽量保持课堂上的气氛,除了不少错录、赘语和错讹字,我没有作太多的改动。

学生们的热情使我感动。最后一堂课讲完,在学生当中举起了好几架照相机,他们分批与我合影,要我在他们的笔记本上写一句话,签个名。我在他们的簇拥下走到前厅时,忽然先后两位学生在我面前深深地鞠了一个九十度的躬。

我看了选送给我的十篇作为期末考试的作业论文(我年老多病,不可能看所有的论文)。我仔细地看了每一篇,写了评语。总的印象是“孺子可教”、“后生可畏”。半个世纪前我在这个年龄是写不出来的;当然时代不同了,他们理应比我们享有广阔得多的天地。此后不久,我给北大国际关系学院袁明教授写信,告诉她我的一点体会:高等学府固然应是“研究型”的学术殿堂,但同时更应以同样的精力甚至更多的精力放在“本科生”的培养上。

最后,我要感谢国际关系学院给我配备的两位青年助教任羽中和陈斌,他们帮助我处理了不少有关的问题。

陈乐民

2003年7月下旬盛暑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讲 开场白	(1)
第二讲 希腊——欧洲的“精神家园”	(19)
第三讲 罗马兴衰一千年	(38)
第四讲 从罗马帝国到封建时期	(61)
第五讲 中世纪在欧洲历史上的地位	(81)
第六讲 走向近代——文艺复兴	(96)
第七讲 走向近代——宗教改革	(116)
第八讲 话说“启蒙”	(133)
第九讲 英、法革命	(158)
第十讲 欧洲文明的辐射	(181)
第十一讲 20 世纪的欧洲(一)	(200)
第十二讲 20 世纪的欧洲(二)	(212)
第十三讲 欧洲文明与世界历史	(227)
第十四讲 欧洲文明与中国文化的“自主性”	(239)
第十五讲 结束语	(258)

第一讲 开场白

为什么要讲一讲欧洲文明的史论呢？我有几个感想。一个自然是因为我自己是研究欧洲问题的。我研究欧洲问题，差不多一辈子、大半辈子了。我们经常形容我们的文化是博大精深，那么欧洲也是博大精深的。我感到不了解欧洲，很难说你了解了世界；而假如你不了解美国的话，也还是能够了解世界的。你们不要把美国看得那么大，那么强，它的源头在欧洲。你要不了解欧洲，至少这个世界的一半，你就了解不了。所以我认为，欧洲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它更是一个文化的概念。它不仅仅是 *geographical Europe*，还是 *cultural Europe*。仅仅把欧罗巴理解为一个地理的概念，说明你还了解得不够深，不够透。这是第一点，对于研究世界，对于研究国际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点，我觉得现在研究国际关系问题的人把绝大部分精力，一股脑儿地投入到美国问题上；而且研究美国的时候，绝大部分又只对中美关系有兴趣。我觉得这是很浅层次的学习。

我也做过一阵欧洲研究所的领导，一直都提倡国际关系学者要研究欧洲。并不是因为我是研究欧洲的，所以欧洲问题就多么了不起，大家都要研究欧洲。原因还在那个 *cultural Europe*。你不了解这个东西，你就没法了解欧洲文明乃至西洋文明是什么。你所看到的就是麦当劳，就是现在这些个通俗文化。通俗文化当然要了解，但是人类文化的根基不在通俗文化。

欧洲现在好像又热起来了。为什么呢，现在大家都知道有个欧洲联盟。欧洲联盟和中国的关系正在发展，又有个《欧洲联盟和中国高等教育合作协定》，于是大家对欧洲联盟有兴趣了。

兴趣在哪里呢？兴趣在人家可以拿出钱来，中国可以派人出国。再有一种对欧洲有兴趣的是什么呢？街上到处看得见的，“欧陆风情”、“意大利家具”、法兰西的 fashion……可是这叫了解欧洲吗？

第三点，我研究欧洲，实际上心里想的是中国。80年代中期以后，我不断思考着一个问题——现在也还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欧洲何以为欧洲，中国何以为中国”。我给自己提出了这个终生研究的问题——当然反正我也没有多长时间了。上个世纪的30年代，贺麟教授提出应该全面系统地学习和研究中国的历史和学问，应该全面系统地研究西方的学问——就是两个“全面系统”。我现在把这两句话点出来的目的是什么？对我来讲，我把它看成一个使命。中国发展到现在，终于从低谷爬起来了，但是为什么中国那么长时期被动？黑格尔把中国和印度划在了世界历史之外，就是把中国和印度看做了世界历史发展规律之外的国家，是“另类”。当然，这是十分的“欧洲中心主义”，黑格尔还是十分的“日耳曼中心主义”。但是，客观地说，中国进入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才一百多年，为什么这么滞后？把账全部算在孔老夫子身上？我看也不公道，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不是向谁追问责任的问题，甚至不是一个褒贬是非的问题，而是把客观事实弄清楚的问题。有个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最近故去了，八十多岁。他有个观点，我比较赞成——“历史的长期合理性”，就是说历史是不能责怪的。有相当长时期的合理因素在里面，中国的历史发展下来，没办法，也不可能在中途再插上一个文艺复兴、工业革命。这不是怪罪谁的问题。中国历史的轨迹就是这么下来的。而西方的历史则不是这样的，也是有它的合理性的。

研究历史的合理性，我想，作为一个学者，一个学生，一个老师，心境就比较平和，能把是非之心、功利之心，稍微淡化一点。研究研究事实，研究一点客观的东西。这个事实和客观，就包括历史，包括现在。我本人在研究欧洲问题的时候，不是就欧洲而

欧洲,也不是把欧洲的一个特定的时期和中国的某一个特定的时期做一个简单的机械的比较。我在研究欧洲的时候,心里面老放着一个中国。有个青年朋友在看我的《欧洲文明扩张史》以后,写了一篇短文章,说陈老师有“欧洲情结”。我说这话说对了一半,我是有“欧洲情结”,如果没有“欧洲情结”,我就钻不下去。做学问,包括你们本科生的学习,没有一种“情结”,是不行的。总之要有“情结”,要有兴趣的升华,甚至升华到带有感情色彩了,你才能学得下去。读书不单单是一个实用的问题。要说实用,什么都比不上 TOFEL 实用。对不对?我不光有“欧洲情结”,但是还有更深的的一个“情结”,就是我的“中国情结”。当然我们这课,不讲我的“中国情结”,也许会说一点,但是不会讲很多。主要是讲文明的欧洲,文化的欧洲。以上这些就是我这个课的开场白。

我写过两本书,一个是《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这本书已经卖完了。我现在拿出来看,脸会红的;后来写了《欧洲文明扩张史》。我每写一本书之后,必会遗憾一次。我不大像很多很自信的学者,我每写一本都感觉到缺憾。最近有希望把《欧洲文明扩张史》再版,就趁这个机会再修改一次。修改完了以后,稿子刚刚交出,我又遗憾起来,觉得有些什么东西没有写进去,脑子里面活动的东西,没写进去,老是这样。

做学问这个事情,有两点很重要——现在我姑且把大家都算做做学问的人——不过你们将来干吗我也不知道,反正先谈点个人的体会。

第一,要怀疑。没有怀疑,就没有知识,大家都知道,笛卡儿的这句话:“我思,故我在。”但常常忘了他说“我思,故我在”之前的论证。前面的论证,如果我要给他概括的话,可以是五个字:“我疑,故我思”——我有怀疑,所以我思想;因为我有思想,所以我存在。他这个存在主要是本体论的存在,并不是说我本人。这也许是带有神学、半神学色彩的。假如把这两句话连在一起,确实构成了知识论的完整的東西:“我疑,故我思;我思,故我

在。”就是说，一个人，要有怀疑，才有知识。

第二点，要经常感到缺憾，经常感到自己缺点什么东西，知识才能见长。前两天我看电视台采访费孝通先生的节目，他已经九十多岁了。他说了句话让我很感动。他说他现在还在学习。生命是有限的，知识是无穷的。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人，有这么强烈的青春气派，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是一个病人，但是我想我也可以继续学习。

西方人就是这样，不断提出问题，不断假设问题；解决一个问题，提出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再提出一个问题。中国不是这样。中国解决了一个问题，敲锣打鼓好几年。所以希望诸位都趁着年轻，像海绵一样，拼命吸收知识。

我这门《欧洲文明史论》课不会讲得很详细，不会向你们提供教科书式的欧洲文明发展史。有很多具体的东西，需要你们自己或者去查，或者我假设你们已经都知道的。过去你们大概都读过《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之类。我在讲欧洲文明的时候，就假设你们都已经读过这些书了。所以你们不要期望从我讲的课里面，得到某一件事的具体情节和它的发展。比如你要问我什么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什么是巴士底狱，在我的课里不具体讲这个。我讲什么呢，我讲的就是西方的文明，欧洲的文明，希腊的文明，从古到今，它是怎么发展过来的。我要讲清楚这个线索。

我粗略地给大家开了张书单，这门课要读的大体上就是这张单子（指授课提纲）上的东西。当然也不是要求非读不可，但尽量争取都翻一翻。

1. Donald Kagan, Skven Ognent, Franlo. M. Turmen: *The Western Heritage* .

这是很厚的两本书，西方的历史学系里拿它作为教材。不一定从头看到尾，有什么具体的问题，要知道它的来龙去脉，可以查一查。

2.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

黑格尔写的历史哲学,非常难读,我不要求把这本书从头到尾读,但是绪论要读,很长一篇的 introduction,相当于一本专著那样厚,主要讲黑格尔对历史的看法。这本书 1956 年有人翻成中文,译者是王造时教授。但是依我看,与其看王造时先生的中译本,不如直接去看英文的译本,当然直接读德文更好。那中文实在是难读。

3. 陈衡哲:《西洋史》,辽宁教育出版社。

这本书我建议你们好好看。我说句大话,到现在为止,中国人写的《西洋史》当中,我还没有见到比这本书写得更好的。陈衡哲是谁呢,是五四前后的新文化女战士,文学、历史、哲学兼通。总之这本书写得非常好,文笔非常流利、细腻。

4. 德尼菲·加亚尔等:《欧洲史》,海南出版社。

这是几个法国人写的大学教科书。翻译者是蔡鸿滨和桂裕芳,北大法语系的老教授。这本《欧洲史》的特点是什么呢?你要查年代,特别方便,每一章都有一个年代表,可以帮助你们了解历史。刚才不是讲我们这个课不讲那么多细节么,不会讲这个年,那个年,我脑子也没有那么灵活,常常会忘。所以你们自己查书。

5. 雷海宗:《西洋文化史纲要》,上海古籍出版社。

我认为,这本书是研究西方文化必备的工具书。雷海宗先生是何许人呢?你们可能都没有人知道了。他是过去的清华大学教授,早年留学美国,回来以后在武汉大学教书,再后来又回到清华大学历史系教书。我在清华大学的时候,人们说他讲课“其声如雷,其学如海,史学之宗”,他就是这么一位大学问家。雷先生在 1952 年院系调整的时候,本来应该调到北大历史系。不知道是何缘故,所有的清华大学文科的名牌教授都调到北大来了,少数的调到社科院去了,独独雷海宗先生调到南开大学。南开大学得人啊,因此,南开大学历史系最有它的特色。得一位老师,兴一个学科。当然后来雷海宗先生也免不了和其他的教授一样戴上了“右派”帽子。

这本书是他 1937 年在武汉大学讲课的纲要。现在,他的学生南开整理出来发表了。我看了之后,实在是佩服。纲要中都是一些大题目,小题目,但是你看那些大题目、小题目的安排,你可以感觉到他思想的开放和钻研的深度。

6. 陈乐民:《欧洲文明扩张史》。

这本书供批判用,大家看看就是了。我现在讲的和这个扩张史有很大的不同了。几次写书,几次缺憾,大概我要把缺憾的东西融进讲课当中。

7. David S. Landes: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Why Some Are So Rich and Some So Poor.*

这本书是新书,不知道北大有没有?(一同学接话:已经有中文译本)。你们能看英文就看英文。你们读英文原书,既学英文,又学知识,何乐而不为呢?当然黑格尔的除外,翻成什么文都难看。

以上这几本书,大家看看有好处。还有其他一些史学巨著,我就不一一介绍了。比如布罗代尔的书,应该看看。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大家有时间翻翻可以,不必认真去看,他那书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你看不出个眉目。再如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名气很大,里头的东西实际上没法看,说的是西方的“没落”,实际上是“西方中心主义”。当然,汤因比也是,说的是西方中心。这些书,大家常常翻翻也好。当然需要看的书不止这些,我在讲课时会随时提出来。

我还希望我们之间是平等的。我想向系里建议,交上来作为作业的文章,如果完全同意我的观点的,照抄的,低分;完全反对我的意见的,如果你说得有道理的,可以,看你道理说到什么程度,你完全不着边际的,低分,你总得有个规矩嘛。我也不是老师,我没有当过这样的老师。我当老师的话,最多就是和两三个人在家里坐着神聊。正儿八经坐在讲台上也有,那是讲座,不叫上课。讲一通,也可以说甚至是不负责任的讲一通,你爱听不听。现在这个课和讲座是不一样的。